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

董书存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鲁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自觉吸收借鉴并运用了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比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象征、暗示、隐喻、变形、梦幻,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来为其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服务。

【关键词】鲁迅小说;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法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29-04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一出手便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是新文学的奠基之作,以现实主义精神和写实为主的创作方法,对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鲁迅并不采用单一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能转益多师,多方汲取营养,尤其注重从外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汲取艺术的养料,对国外的现代主义文艺主张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在鲁迅的创作中,现代主义的影响体现出了多元性的特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精神分析、下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描写等技巧和手法都可以找到明显的确证。鲁迅曾说过,自己做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1],而“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作家”^[2],这里特别强调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从鲁迅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强调并非没有道理。

一

象征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于法国,后来遍及欧美的文学流派,象征主义追求艺术形式的奇特完美,大量运用象征、暗示、联想、比拟等手法,作品晦涩难懂。随着其影响扩大,象征主义的象征、暗示的创作方法也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手法。鲁迅在创作中正吸收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而且运用相当自觉并十分普遍。具体表现在《狂人日记》、《长明灯》、《明天》、《补天》、《药》、《白光》、《示众》、《故乡》等小说中。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其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手法的创造性运用,变态心理的细致描写,使中国文学由中世纪一跃而进入到现代。小说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巧妙地利用狂人的幻觉和幻想,充分利用象征、暗示、隐喻、心理解剖等手法,来揭示其象征性的思想内涵——封建礼教“吃人”。就“吃人”而言,既不是指一些有形吃人的极端事例,也不是史书上荒年饥民“人相食”的

事实,而是泛指封建礼教对人的精神毒害、虐杀、摧残,这种用“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方法比有形的杀人、吃人肉为害更烈,“吃人”就是几千年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总罪状。这种象征意义是完全符合狂人的病态心理的,既是真实的,也是意味深长的。“狂人”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叛逆者形象,是清醒的启蒙主义者形象;但他是孤独的,他被人们认为是“疯子”。鲁迅正是运用“狂人”的疯癫行为和变态心理来作为其揭示封建礼教“吃人”主题的切入点,“疯癫之所以疯癫是另一种疯癫——理性疯癫的结果,疯癫的历史其实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历史”^[3]即封建礼教压制、“吃人”的结果。“大哥”则是封建家族制度的象征。此外,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物名也有象征性,如古久先生,赵贵翁、狼子村、陈年流水簿子、赵家的狗等。另外,作者还采用了隐喻、暗示等手法,狂人说来给他看病的何医生是刽子手,实际是隐喻“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的真正的吃人者。至于暗示的作用,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理论家马拉梅就曾指出:“在文学中暗示就足够了,本质被提取出来了,然后呈现在理念中。”^[4]暗示在《狂人日记》也有明证,如第十二节,很短,却用了两处暗示。“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这里暗示出在封建家族制中,长辈压制、毒害晚辈的意思。早在1923年,茅盾就在《读〈呐喊〉》一文中指出,《狂人日记》“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鲁迅在1921年译《黯淡的烟霭里》时指出写作《狂人日记》的经验是“象征印象主义和写实主义相调和”。

《长明灯》中围绕“长明灯”的这场斗争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虽然“疯子”要吹熄的是只具象征

意义的长明灯,但在吉光屯,他就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叛逆者。因为长明灯是吉“光”屯的象征,是吉“光”屯的骄傲,是吉“光”屯的命根。“长明灯”是衰老的僵硬传统的象征,而吉光屯也正是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的缩影、象征。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为了她的“明天”——宝儿,等待了两个明天,然而她的宝儿却因耽搁了治疗而永远的没了,她的“明天”也就没了,或许已经是节妇的她必将走向她的明天——烈妇,很显然以“明天”为题具有象征意蕴。

《药》可以说是一篇典型运用象征意象的小说。小说的题目就有象征意味,而小说中华夏两家以及小说结尾处的乌鸦和花环也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

二

鲁迅在写作中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运用抛弃了他的性压抑理论的荒谬性,而取其潜意识理论中的合理部分。鲁迅不否认性欲和性压抑的存在,但反对心理分析对性欲作用的无限夸大,不认为性压抑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使然,只有把它“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接了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答案。鲁迅创作历史小说《补天》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肥皂》、《高老夫子》、《弟兄》、《离婚》、《狂人日记》都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运用——关于潜意识的描写。至于变态心理的描写在《阿Q正传》、《明天》中也都能找到确证。

鲁迅创作《补天》时,用女娲的故事来尝试说明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创造说,“取了芙罗特说,来解释创作——人和文学——的缘起”^[5],来展示古代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以表现“力比多”的作用——人类一切活动的真正原动力或内驱力。按照弗洛伊德的见解,性的本能虽然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但它是被压抑在潜意识中,人们是不自觉的。所以《补天》的“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致衰亡”^[6]也是隐蔽的,是通过女娲的心理描写和感情的变化,隐隐约约表现出来的。《补天》一开头就触及了主人公的心灵由于压抑而感到从未经历过的烦恼。景色的浓烈使女娲觉得很入眼,是内心的烦恼引起她如此不可名状的感受。“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这没有写出来的“什么”,就隐隐地暗示了性欲的压抑——性欲的“不足”和压抑的“太多”。在小说里鲁迅强调了女娲由压抑所产生的“力比多”的“力”是强大无比的;在写女娲沉溺于抁土造人的过程时,从最初她“不由的”跪下一只足,到最后的“近于失神”,终于在劳累中停止呼吸,是

很注意表现其潜意识的动作。从女娲在创造中所体验到的欢乐到最后安静的死去,是合乎心理学说中的“快乐原则”的。与原来的无聊苦闷烦恼形成鲜明对比。作者的“原意”是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致死亡,肯定性爱的正当性、合理性,但一贯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终究用了“油滑”的笔法,出现了一面沿着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一面又呜呜咽咽地对女娲发出“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指责的古衣冠小丈夫形象,通过这一形象辛辣地讽刺了中国封建卫道士伪善嘴脸。

在《肥皂》中通过表现四铭潜意识中对于街头女丐的贪欲,揭露了他在道学先生的外表掩盖之下的肮脏丑恶灵魂。鲁迅曾说:“偏执的弗洛伊德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破了。”^[7]除四铭外,而《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又何尝不被鲁迅撕破了“正人君子的外套”呢!高老夫子忽然想起要到学校里去教书的真正意图是要到女学校去看女学生,其潜意识的动机便是对女学生的邪念,探明了他这一动机,就不难理解他的一系列莫名其妙地举动。《弟兄》则表现梦的潜意识。沛君的梦境里的一切正是他自己终日所担心发生的——怕靖甫真的会死去,怕人们误解了他会“薄待了兄弟的孩子”……这些被压抑的潜意识,在梦境中得以显现。《离婚》中泼辣的爱姑却惨败在七大人一个喷嚏之下。原因何在?那就是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威压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的场合发挥了作用。七大人一声莫名其妙的“来……兮!”就教她仿佛“失足掉在水里”,简直是无意识地“不由得”说出了“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的话,这也是对爱姑潜意识的揭示。《狂人日记》中也揭示了“狂人”潜意识中对于“吃人”的惊悸与恐惧。

至于变态心理的描写在鲁迅小说也是很多的,《阿Q正传》里的阿Q在戏台下人从中拧女人的大腿,看到一男一女在一起,便从后面向他们掷小石头,就是变态心理的外露。他在摩过小尼姑的头皮之后,便飘飘然,指头觉得有点滑,而且兴奋的一晚都没合眼。至于对吴妈的求爱也是他性欲的受抑和发泄的表现。《明天》中的蓝皮阿五猜想红鼻子老拱“又在想心思”恰恰也说明他也在想心事。

鲁迅除了发掘和表现国民的潜意识、变态意识、病态意识、梦境外,鲁迅在其他小说中创作中还广泛地借鉴运用了意识流的“内心分析”、“内心独白”、“感官印象”、自由联想、梦幻等手法,以刻画现代国人的灵魂、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的“意识流”情

感流”。意识流文学的内心独白以表现零乱多变的无意识、潜意识为主,它比较适合于刻画内向型、忧郁型、变态型的人物心理,而这种心理常常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理,所以《狂人日记》、《伤逝》、《白光》等多用内心独白的手法。

三

鲁迅小说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通过对荒诞世界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社会的荒诞、不合理。他笔下的荒诞世界中人物的言行、情节的发展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局部的、表面的荒诞深刻反映出整体、本质的真实,在荒诞中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的真实,以怪诞的手法表现了源于生活的怪诞。这在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故事新编》在把握古人古事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和虚构,以历史讽喻现实,鲁迅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将神话传说的素材加以自由的拼接和改写,造成时空的错位、古今交织的怪诞情境。《起死》中作者就虚构了一个荒诞无奇的情节,应庄子要求,司命把一个死去了五百多年的骷髅变成了一个汉子,而汉子不但不领情却非向庄子索要衣服、包裹、伞子,在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庄子吹响警笛向巡士求救,而汉子竟又纠缠上了巡警……他一方面不断的空谈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又为了应付汉子索要衣物这样一个现实的纷争而反反复复地与汉子区分死活、古今、大小、是非、功过。在荒诞的情节中,将庄子哲学的空谈性和虚幻性暴露无遗,暴露了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的荒谬性。《铸剑》中的人头在金鼎沸水中跳舞和三头搏斗的情节正好见证了山岸光宣在《表现主义的诸相》(鲁迅译)一文中谈到的观点:“和神秘的倾向相偕,

幻觉和梦,便成了表现派作家的得意的领域。他们以为艺术品的价值,是和不可解的程度成正比例的,以放纵的空想,为绝对无上的东西,而将心理的说明,全部省略。尤其是在戏剧里,怪异的出现,似乎视为当然一般。例如砍了头的头颅会说话,死人活了转来的事,就不遑枚举。也有剧中的人物看见幻影的,甚至于他自己就作为幻影而登台。”再如《出关》中的老子竟是图书馆的馆长,而函谷关的关长关尹喜竟然到图书馆查阅《税收精义》,账房先生所说的“提拔新作家”等等,实在是滑稽透顶了。《奔月》中的后羿所说的“上饭馆”,王升所说的“他们今天也不打牌”;《非攻》中提到的“募捐救国队”;《理水》中的大员喝饮料,抽雪茄,满嘴“OK”等等古人说今语,古今交融的写法确实滑稽荒诞之极,但荒诞中又都有所寄托。

另外,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有许多反映现代人孤独意识,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作品,这也是现代主义艺术因素的体现。这主要是由于尼采的孤独高傲、独立不羁的反叛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立人为文的性格。在《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孤独者》、《在酒楼上》、《补天》、《铸剑》等篇章都有例证。

鲁迅作为现实主义大家,其借鉴运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交错的,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尽管在有的篇目中以某一种手法为主。而且这些手法的借用只是作为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是为其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服务的,所以鲁迅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特色,绝少雷同。正是由于鲁迅的转益多师,多方探索,才会出现现代文学始于鲁迅,而成熟于鲁迅的历史奇迹。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 [2]鲁迅.致董永舒[A].鲁迅书信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398.
- [3]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91.
- [4]袁可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47.
- [5]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1.
- [6]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3.
- [7]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6.

Artistic Expression of Modernism in Lu Xun's Creative Process

DONG Shu-cu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In Lu Xun's creative process, he consciously learns to absorb and apply the doctrine of modern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s and skills, such as symbolism, expressionism, symbol, hints, metaphor, deformation,

dream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interior monologue, Freud'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absurd approach of modernism to serve his fighting spirit of realism.

Key words: Novels of Lu Xun; Modernism; Technique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5页)

关。好的数字排列构成双关不仅生动形象,而且音韵和谐,优美吉祥。比如:1090 复印机广告词“1090——要灵就灵”,既表明复印机性能良好,又方便记忆,一举两得。

结束语

总的来说,运用双关的英语广告语言具有点石

成金的效果,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淡为有趣,化无情为有情,化紧张为轻松。英文广告语用含而不露、意味深长的语言,在介绍商品的同时,将消费者引入丰富的遐想、深远的托意之中,它能激发人的消费动机,左右人的消费观念,诱导人的消费行为。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曾庆茂.英语修辞鉴赏与写作[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 [2]李丽敏.广告中的双关语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2.
- [3]杨芳.双关妙语 熠熠生辉——谈双关修辞手法在广告中的应用[J].修辞学习,1999,2.

Application of Pun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HE Xue-g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Hubei 438000)

Abstract: Pun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rhetorical device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It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advertising language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humorous, which is helpful to attract the would-be consumers' attention and promote their purchasing actions.

Key words: Advertising English; Pu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8页)

with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in turn radiate expansive historical, social, artist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Merging of lexical forms dissolve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thus opening up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horizon in his aesthetic receptions.

Key words: Seamus Heaney; Ontologicality; Aesthetic Reception